

歷史與空間

百年前的帝制復辟

安立志

1916年3月12日——整整一百年前，當了83天洪憲皇帝的袁世凱，宣佈撤銷帝制，三個月之後，一命嗚呼！

在中國近代史上，袁世凱是個複雜人物，雖早已蓋棺，卻難以論定。有人說他是獨夫民賊，竊國大盜；有人說他是政治家，軍事家；有人說他是梟雄，怪傑……他曾開創民國，也曾復辟帝制；他曾創立新軍，也曾鎮壓革命；他曾收回外蒙古，也曾簽過二十一條……但其逆潮流而動的復辟帝制，畢竟遺臭千古。

進入二十世紀第二個十年，古老的中國結束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，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。誰也沒想到，共和國頭未熱，帝制的鬧劇再度登場。不過，袁世凱稱帝與古時不同，其借口不再是順應天命，徵應河圖，而是「國情」與「民意」。

復辟帝制，未雨綢繆。袁世凱僱傭了兩名外國顧問，一是美國人古德諾，一是日本人有賀長雄。前者在《共和與君主論》中稱：「中國數千年以來狃於君主獨裁之政治，學校闕如，大多數之人民知識不甚高尚，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，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。」因此，「中國如用君主制，較共和制為宜，此殆無疑者也」。後者在《觀開閩評》中稱，「中華民國並非純因民意而立，實係清帝讓與統治權而成」。故此「中華民國憲法不必取法於先進共和國憲法」，應當「有合乎民國情形獨特之立法」。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》應當刪除關於人民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規定，或者改為「人民合法律所定資格者有選舉權、被選舉權」。

兩名外國顧問的個人意見，馬上被「國情特殊論」者視為仙樂縉音，於是添油加醋，大加渲染。籌安「六君子」不顧外國學者的原意如何，在籌安會成立宣言中宣稱：「美國者，世界共和之先達也。美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博士即言：『世界國體，君主實較民主為優，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。』……古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之得失，自為深切著明，乃亦謂中美情殊，不可強為移植。」一時之間，「中國國情特殊」、「共和不合國情」、「不宜移植外國」之論甚囂塵上，似乎成為廢共和、起帝制的不刊之論。

同時，籌安會為其囁聚奔競，虛張聲勢，組織乞丐、妓女在內的形形色色請願團，以人民團體的名義，手持各色旗幟，齊集新華門外，跪呈勸進表，請求袁世凱順民意，榮登大寶。袁世凱之子袁克定，為成為太子或皇儲，專門偽造一張《順天日報》，製造全民盼望皇帝的虛假民意。袁世凱又授意各省將軍與巡按使，統一行動、統一推戴、統一格

式，推戴書中必須要有如下45字：「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，並天建極，傳之萬世。」在「選舉」所謂「國民會議代表」時，籌安會代表團對各省下達指示，其電文標題竟為「各縣代表事實上雖係指定形式上仍需推舉電」。本係指定，卻說「推舉」；本係內定，卻說選舉，這種手法一直延續至今。

1915年12月11日，御用的「參政院」以「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」名義再次呈遞推戴書。「推戴書」不僅盛讚袁世凱經武、匡國、開化、靖難、定亂、交鄰之六大「功烈」，而且打着民意之旗號，對袁世凱背叛中華民國大總統就職誓詞，加以辯解與塗抹：「國體實定於國民之意向，元首當視乎民意為從違。民意共和，則誓詞隨國體而有效；民意君憲，則誓詞亦隨國體為變遷。」借口民意，強盜民意，好像其復辟帝制乃人民群眾的共同意志。袁世凱遂於次日發表命令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予之愛國，詎在人後？但億兆推戴，責任重大……乃國民責備愈嚴，期望愈切，竟使子無以自解，並無可逭避。」好像他不當皇帝，人民群眾決不答應；好像他當了皇帝，只為順應民意，很有一些無可奈何的感覺。袁世凱復辟帝制既成事實，由其控制的「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」於12月21日電告各省，「此次國體問題文件除關於法律規定外，一律查明燒毀」。偽造民意，黑箱操作，作賊心虛，以致於斯！

梁啟超對其醜惡行徑之揭露可謂淋漓盡致：「此次皇帝之出產，不外右手挾利刃，左手持金錢，嘯聚國中最低賤無恥之少數人，如演傀儡戲者然。由一人在幕內牽線，而其左右十數人蠕蠕而動；此十數人復牽第二線，而各省長官乃至參政院蠕蠕而動；彼長官等復牽第三線，而千七百餘不識廉恥之輩，冒稱國民代表者蠕蠕而動。其醜態穢播於社會者，何啻千百萬事……」而「此一出傀儡戲，全由袁氏一人獨演。」對於袁世凱的假冒民意，梁啟超一針見血地抨擊道：「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，所謂討論者，皆袁氏自討自論；所謂贊成者，皆袁氏自贊自成；所謂請願者，皆袁氏自請自願；所謂表決者，皆袁氏自表自決；所謂推戴者，皆袁氏自推自戴。」若干年後，中共創始人李大釗也指出：「一怪怪之袁世凱，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，卒以偽造民意而亡。」可悲也夫！

袁世凱1915年12月12日宣佈復辟帝制，改國號為中華帝國，建元洪憲，史稱「洪憲帝制」。此種倒行逆施遭到舉國反對，以致眾叛親離，不得不在1916年3月12日宣佈撤銷帝制，這個皇迷心竅、帝欲熏心的野心家，前後只做了83天皇帝。1916年6月6日，袁世凱因病身亡。袁世凱死後，從社會各界反映來看，復辟帝制竟是如此不得人心，有佚名人士戲挽袁世凱：

總統府，新華宮，生於是，死於是；推戴書，勸進表，民意耶，帝意耶？



袁世凱。網上圖片

書若蜉蝣

葉輝

油尖旺戲院滄桑史

話說尖沙咀在十九世紀後期發展為花園地段，其時港府華人聚居的村落如尖沙咀村、尖沙頭村，以至澳仔、左排和泡浮角尖沙尾村等一一清拆，將華人遷徙至油麻地一帶。張瑞威所著的《拆村：消逝的九龍村落》說到「清拆尖沙咀」，目的乃「將尖沙咀區的村落全數夷平，再規劃成一個個地段，進行拍賣，從而增加政府收入」。

九龍半島其時遍佈山崗，陸路交通不便，至1904年，第十三任港督彌敦(Matthew Nathan)獨排眾議，主力發展九龍半島，於是擴建彌敦道(原名羅便臣道)，延長至窩打老道，港府遂於1909年將此一幹道改名為彌敦道以作紀念。話說自彌敦道開通以來，九龍界限街以南各個區域得以貫通，九龍半島工商業迅速發展，影響所及，民眾消閒場所如酒樓、電影院也紛紛湧現。

尖沙咀的第一間電影院只有英文名，叫做Kowloon Theatre，於1921年6月13日開幕，開設在金巴利道，由於其時有聲電影乃新事物，購票入座者大多為外國人。翌年6月1日，於漢口道與北京道交界處，景星戲院開幕了，直至二戰後初期，此一戲院被英軍所徵用，一度易名Ensa Star Theatre。其後兩間戲院都先後拆卸，而景星戲院則改建為新聲戲院。

新聲戲院於1963年7月開幕，首齣放映電影為拍攝於1961年的《天倫樂》(The Parents Trap)。最近在網上找到一段「戲中戲」：話說粵語片演員兼導演李壽祺，乃粵劇名伶靚元亨長子，他在新聲戲院觀賞蘇菲亞羅蘭(Sophia Loren)主演的電影《龍虎群英》(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)時，被鄰座疑有同性戀傾向的麥基非禮，竟親吻他的手，嚇得他頻頻吸煙——於此可見，其時在戲院抽煙乃司空見慣之事。俱往矣，新聲戲院早已拆卸，現址為新聲大廈。

二戰前油麻地至旺角有不少電影院，官涌戲院在佐敦道和廣東道交界，1931年啟業，已於1939年8月拆卸，現址為英皇佐治五世紀念公園一部分。此外，油麻地的老戲院尚有普慶戲院、廣智戲院、油麻地戲院、光明戲院、第一戲院(後易名「第一新戲院」)及平安戲院等，都一一消失了，只有改建為戲曲活動中心的油麻地戲院尚在。

廣智戲院在廟街與甘肅街交界，平安戲院在彌敦道與甘肅街交界，現址為平安大廈。光明戲院與第一戲院則位於眾坊街，何志平在《油麻地的戲院》指出：光明戲院與第一新戲院播放的是黑白國語片，其時娛樂不多，幸好戲票不貴，普羅市民俱可負擔。

旺角的老戲院亦是一頁滄桑史，今已一一清拆了，計有新填地街與太子道西交界的旺角戲院，已重建為商樓樓宇；豉油街與彌敦道交界的彌敦戲院，現址為新興大廈；彌敦道與山東街交界的休崙戲院後改裝為勝利戲院，於日治時期曾改稱新東亞劇場，其後拆卸，改建為麗斯戲院。麗斯戲院於1953年開幕，現為雅蘭中心2期。

文藝天地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情畫意

詩畫禪心(二十五)

唐代高僧文偃

佛已衣金
視靈珠
為何人
，，，

唐代高僧文偃詩
素仲配畫
甲午四月初八日



文偃(864-949)為唐五代禪宗雲門宗開創人。出家人參學悟道，必先徹底破除物質妄念，不能為世界迷悟。故此，文偃說金屑雖貴重，入眼卻成疾，衣服上的珠寶，於出家人眼中亦只為塵土。

禪家修行最重要是自己的感悟，捨己求佛，不能得道。故此，佛祖雖然給我們開悟，但得悟最終還要靠自己。

啟悟隨筆

今日的感悟是人生失之後不一定可再得，但得之後卻一定是失。沒有得過，也從來不會失，但得到了最後仍是失。我曾經為一次失而復得而興奮，但很快這失而復得的東西又再得而復失了。得後失，失再得，人生得失不斷循環。因而，平常心視之為好。

生活點滴

馮磊

中國的孩子

因為毒打養子，南京虐童案的主角李女士被判入獄服刑六個月。日前，她服刑期滿。

李某出獄的時候，常州女子監獄牆外上演了極為戲劇化的一幕：她的表妹、被毒打孩子的親生母親，在眾目睽睽之下「撲通」跪倒，高呼「表姐我對不起你，你受苦了」。

這個場景引來一片嘩然。在網上，有人禁不住問道：難道網友們為孩子維權的做法是「好心辦了壞事」，是「徹頭徹尾的錯誤」？！

李某毒打養子，源於孩子未完成其佈置的課外作業。面對似乎不夠勤奮的孩子，她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」，憤而對其大打出手。其施虐的圖片，則一直在網上流傳：被打孩子的背部佈滿了一條條紅色的痕跡，猶如漁網，讓旁觀者禁不住流下眼淚。

客觀地講，法院的判決是有理有據的，量刑是適當的。但是，孩子的親生母親卻大呼「我對不起你」，事情的發展確乎讓人感到意外。在國人的傳統觀念裡，「棍棒出孝子」、「打是疼，罵是愛」。父母教育孩子，採用的往往是「胡蘿蔔加大棒」的教育方式。一方面，父母親甜言蜜語，引誘孩子按照自己的指揮棒轉；另一方面，對「不聽話」的孩子往往不惜痛下殺手。魯迅在《狂人日記》裡曾提到一個女人如何教育自己的兒子，她咬牙切齒地說：「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幾口才出氣……」

時隔近百年，這種故事在我們的生活裡並非罕見。

國人做事講究動機與目的。大凡一個人動機是好的，即使把事情辦糟了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或者說值得同情的；反之，如果一個人動機不良，無論結果如何都不值得肯定。在南京虐童案裡，被毒打孩子的母親不僅沒有為自己的孩子爭取權利，反而「撲通」一聲下跪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這種「動機論」：人家管教孩子，其實是為了孩子好，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」，「她怎麼不打別人的孩子？」……

傳統中國，每個孩子從出生那天起就有了沉甸甸的責任。他不僅要傳宗接代，還要事業有成。最好，有脾睨四鄰、笑傲江湖的本事。做父母的往往把自己無法達成的人生目標強加給孩子，越是在底層掙扎的人就越是如此。至於孩子的生活是否幸福快樂，做父母的極少理會。至於那些諄諄教導、苦口婆心與吊樑毒打等花樣繁多的手段，總而言之句話是「為了你好」。

中國的孩子處境極其艱難。今天，有了輿論的左右和西方「洋鬼子」的文明薰陶，情況似乎好了一些。在古代，情況則要糟糕得多，當年齊桓公想知道人肉的味道，易牙就蒸了自己的兒子給主子吃；王莽為了博取名聲，逼迫自己的兒子自盡。在這些做父親的眼裡，兒子壓根就是他的私有財產。這種觀念，經數千年歷史而不得轉變，以至於孩子們看個動畫片，也要受一遍教育。你看，《哪吒鬧海》裡的小英雄哪吒，必須一刀一刀割下自己的肉還給李靖才能斷絕父子之情……

此情此景，怎不令人唏噓！有網友看了南京「毒打養子」的新聞，憤而留下一句感慨：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！他的話，確有幾分偏激，但也並非一點道理都沒有吧？！

浮城誌

星池

發誓

少年途經一座烏煙瘴氣的城市，人聲嘈雜，令人難以忍受。他飛奔到鐵路車站，稍稍抬頭遠望屏幕，注視各列車的啟程時間。當他瞥見該乘坐的班次後，隨即前往購票，卻找不到售票處會如此擁擠不堪，人們須繞圈排隊。幸好時間充裕，於是少年默默地在人堆當中，一步步緩慢前移。

忽然，一把男聲響起，粗聲惡氣地叱責女兒，吸引了少年與眾人的目光。該名面目猙獰的男子，繼而以髒話責罵體弱的妻子，拋下狠話：「我是一家之主，房租是由我繳交的，信不信回家後，我丟棄你所有東西，趕妳出門口！」結果，驚動了車站管理員，警察亦緊接來到了解情況。男子即扮作無辜，惺惺作態，言詞懇切地柔聲說：「我對天發誓，我從不虧待他們。」待警察離去，他即變本加厲，對家人再破口大罵。此時，少年成功購得車票，悄然遠離車站，沒再和人們一起湊熱鬧。

時間還早，少年決定在路旁的長椅坐下，稍作休息。須臾，隔鄰肥胖臃腫的婦人拿出手機，以洪亮的聲音與友人通話。她不斷抱怨，因為媳婦長期患病，需代為照顧三名孫子女，沒辦法像往時一樣周遊列國，覺得非常委屈。她說個不停，前言不對後語，似在搬弄是非。少年倦極，且難於於附近覓得另一地方歇息，生怕走得太遠，會趕不及回來乘車，只好繼續被迫收聽婦人的怨言。最後，她裝作誠懇說道：「我對燈火發誓，並沒干涉兒子的家事，一切皆與我無關，最重要是一團和氣。」

婦人掛線後，剛好在車站內辱罵家人的粗鄙男子正前來與她會合，原來二人是母子關係。才一轉臉，婦人煩躁地問：「我實在不能與你的妻子溝通！」她察覺自己的音量過高，因此嘗試輕聲說：「你究竟何時與她離婚？」



車站不時出現長長人龍。網上圖片

可是一字一句仍舊鑽進少年的耳內。男子半掩嘴回答：「我會盡快把她趕回外家。」之後，二人鬼祟地漸走漸遠。喜愛弄虛作假兼唯我獨尊之徒，怎會獲得快樂，感到滿足。

少年瞄一瞄街上的大鐘，是時候回到車站。當少年踏進車廂，瞥見頭上的照明系統，再望窗外的萬里長空，深深感到，何必對天或向燈火發誓，應當好好往自己內心立誓。

來鴻

閔凡路

人生隨想賦

日出日沒，潮落潮漲。雁去雁歸，草青草黃。萬物似樹木在林，新喬催舊喬；歲月如江河行地，後浪逐前浪。人生不滿百，淡定對夕陽。

品嚐過聚散別恨，暑熱秋涼；閱歷過逆流順境，霧霾陽光。風雨去後有彩虹，崎嶇盡處是康莊。荒郊鬧市，陋室華堂，何處不是棲身之所，安居之鄉？勝敗乃兵家常事，得失在個人擔當。征程多坎坷，男兒當自強！

世界至繁也：族群教派，士農工商，戰和治亂，萬象紛紜；天地至簡也：春夏秋冬，雨雪風霜，世代輪迴，時序有常。悠悠吾心，且繁且簡；區區此身，亦行亦藏。做人當禮敬天地，誠愛家邦，篤信正義，傲視強梁！為政須以人為本，民生至上。民安則國泰，民富則國強。

吾人學以知之，知以行之，行以信之，則事業恆昌。信之於天下者，堪稱人中之王。

人生在世，位有高低，本無尊卑之別；家有貧富，何來貴賤之壤？平等尊重，乃先賢之教誨；謙遜禮讓，成今人之風尚。寧靜以致遠，忠恕自有量。立身立業謹記，親賢遠佞，重情守綱；滿損謙益，動立



雨後或現燦爛彩虹。網上圖片